

K835.167

M284

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

〔联邦德国〕汉斯—奥托·麦斯纳 著

齐乃政 张丽华 译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

〔联邦德国〕麦斯纳 著

齐乃政 张丽华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5/8 插页2 字数172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6001—26000

ISBN 7-5306-0001-8/I·520 定价: 4.55元

英译者的话

1938年希特勒接受了另一个独裁者莫索里尼的邀请，打算对罗马进行国事访问。他意识到纳粹众首领的妻子中只有一个人会被意大利宫廷接待，她也能应付它那严格的礼仪。此人即玛格达·戈培尔——情报与宣传部长的妻子。极为不幸的是她正要分娩，不能陪同前往。

玛格达·戈培尔不愧为“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从孩提时代她就活动在上流社会。她游历广泛，富于语言天才，美丽优雅，修养甚深。戈培尔夫妇在柏林市中心的宅邸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总部。甚至在那些野心家模糊地预感到纳粹党会掌权之前，那里就已是纳粹首领们的聚集地，一切党内重要会议都在那里召开。

玛格达是在其生活中出现危机时被卷进纳粹党的漩涡。那时，她第一次婚姻告吹，并发现自己第一次被迫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经历决定了她不可能正确估价纳粹运动阴险的领袖人物，其中最有力的鼓动者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他们一往无前的精力深深地吸引了她。当时，德国人民被“凡尔赛条约”的繁重条款压得喘不过气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们必然认为国家社会主义

提出的激进的解决办法能使他们摆脱困境。

命中注定玛格达在考虑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时受到戈培尔磁石般的吸引而不能自拔。

但是她对他持续的不忠和谎言变得越来越敏感。戈培尔本人精神变态，经常说她歇斯底里。但是她并不愚蠢，她也并不热衷于戈培尔对野蛮的崇拜，然而当她意识到自己成为纳粹党无耻神话的牺牲品时已经太晚了。

作者认为是玛格达的佛教信仰导致她决心自裁，并把孩子们也带进了坟墓。这个说法似乎是令人信服的。但人们不禁要怀疑为什么他不把这个问题探讨得更深些。他在日本住过，可能对佛教哲学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如果玛格达的一生中真的对佛教感兴趣，那么它对玛格达的影响，作者应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她对与戈培尔的婚姻和纳粹全部哲学的疑虑，后来转变成对其丈夫和纳粹党本身的厌恶，而她却始终未能应用佛教教义，这似乎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她的婚姻使她在最终的痛苦时刻到来之前就面对自己的本性，也面对着最终的原则。“吾予汝哀愁，”佛说，“亦与汝解之”。人们认为此即她的希望所在，也是其最终的解脱。

佛特别强调意志的重要性，他教导其信徒“行善勿惰；善莫大于持之以恒”。无拘无束，悠游自在完全在于一个人本身。佛清楚地指明如何克服悲苦而达到解脱之乐境。这种训诲的根本乃是使人亲身实践之。

玛格达无疑是知道佛教之精蕴，但没有证据表明她由此获得了安慰或缺少它不行。在她最终面对悲剧而心情烦乱时，人们自然会认为佛的不伤蚊命的原则肯定会阻止她自

杀，更不要说杀死她的六个子女了。

关键时刻还是戈培尔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发挥了作用。她的悲惨处境令人极为同情。我们对于她最后那几个星期在柏林地下室时的内心活动和情感上的巨大痛苦所知极少，她的悲剧是高层次的，不禁使我们想起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悲剧大师拉辛笔下的人物。

格文道琳·玛丽·基伯尔

作者的话

1920年3月到1945年5月，我的父亲——几乎是传奇式人物的奥托·麦斯纳博士，任“德国总理秘书处”主任。该部门在兴登堡死后称做“总理办事处”，是“德国首脑”的枢纽。二十五年中，最重要的文件、决议和任命都由他经手。做为艾伯特和冯·兴登堡两位总统的终身代表，他参加一切重要讨论和内阁会议，然而在纳粹统治下，他的权力被“国家元首”希特勒所限制。

奥托·麦斯纳本人未加入任何党派。他在弗里德利希·艾伯特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和希特勒时代均保持着同一地位，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行政部长官”，“国务秘书”，以及位置同于“帝国部长”的“国务部长”。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做同一部门的首脑至今为止尚所未闻。

奥托·麦斯纳被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判决书中写道：

“奥托·麦斯纳从未参加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始终拒不出任希特勒指定的‘帝国总理’职务。

显而易见，麦斯纳尽其所能经常利用其地位阻止施行或

减轻其首脑采取的严厉措施，为此他本人将冒着相当大的风险。没有证据表明他犯有或参与任何违反人道主义的犯罪行为。因此他无罪释放。”

奥托·麦斯纳于1953年5月，73岁时逝世。

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在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从十岁起到我进入官场，一直和双亲住在威勒尔姆施特哈瑟73号“德国总统府”的右侧。我们的住所离艾伯特和兴登堡家很近，后花园有门联接，我们和住在威勒尔姆施特哈瑟的部长们以及“德国总理”的儿女们交往甚密，这无疑使友谊之巩固超乎一切政治变化之上。

我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过一个时期，这使我觉得以最终通过国家法律考试而进入外交界，成为外交部里最年轻的外交官。我在伦敦、东京等地的德国使馆工作过，以后在东部战线的坦克军团里任军官时负伤。战争的最后几年，我被任命为驻米兰的领事。

在外交部柏林总部断断续续的几个月中，我认识了政界，经济界，文学界，艺术界以及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并经常造访其家。我与玛格达的妯娌艾萝·匡特的亲密交往是从那时开始的。

1950年，艾萝·匡特和我又一次在慕尼黑碰上了。她表示希望我能写一部关于玛格达的传记。我本人曾经常与玛格达·戈培尔见面，我目睹了从玛格达与贡特·匡特结婚直至以后与约瑟夫·戈培尔的婚姻。我母亲也常在社交场合与她在一起，这不仅是为社交礼仪，也因为她们的背景、教育和语言才能很一致。在“国社党”领袖们的妻子当中很少有人

与她们二位有共同之处。

在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知情者的帮助，也得到了玛格达·戈培尔的母亲芙豪·贝林特（第一次结婚时叫芙豪·里查尔，第二次结婚时名叫芙豪·弗里特兰德）以及其他亲友的帮助，他们请我不要公布姓名。

我深深感谢我的老朋友艾恩纳斯特·汉弗施坦格尔。他于1976年90岁时去世。我还要感谢尤里乌斯·绍波——他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助手长达25年。还有艾里希·肯普卡，战后他和我都被拘留在路德维希斯伯格——奥斯威尔战俘营。他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司机也长达25年，正是他在最后的时刻焚烧了希特勒和艾娃·布劳恩的尸体，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谈述有关玛格达以及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的死亡经过的了。在铁丝网后面还遇到了其他许多本书中述及事件的经历者，当然也有在平常情况下遇见的人。

我于1951年以汉斯·鲁斯的笔名与作家艾里希·艾伯麦尔博士合作写了一本玛格达·戈培尔的传记，书名为《魔鬼的伙伴》，由汉堡霍夫曼与康波公司出版。该书的真实性远远不如本书。我的老朋友艾里希·艾伯麦尔与艾萝·匡特的多次长谈，证实了她告诉过我妻子和我的事情。对此我感激不尽。这本书几乎是一部全新作品，增加了大量真实材料和新的阐述。25年前“第三帝国”崩溃不久，大多数证人不愿意主动提供任何情况，部分原因是出于自卫，部分原因是为了不连累别人。

1949年，我被“清算纳粹法庭”宣布无罪释放，但我并没有回到外交界。从那时起至今我已有53本书出版，主要是旅

游方面的，也有关于打猎和探险的。我对现代史或政治题材从来不感兴趣，这方面只写过一本书——《1933年1月30日——一次政变的经过》。它出版于1958年。将来我打算写我自己的极富变化的生活——它历经了如此长久的征涛汹涌的年代。

汉斯—奥托·麦斯纳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较为详尽地描绘了一个搅入肮脏政治的女人可悲的一生，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揭露了纳粹德国的丑恶内幕和对人性的摧残。

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夫人玛格达是出身中产阶级的妇女，她有着良好的教养，但是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里她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涡。在纳粹思想的毒害下一步步走向深渊，终于成为纳粹德国的殉葬品，由一个纯情少女堕落为残杀自己亲生孩子的刽子手。

作品以翔实的史料细致地描写了纳粹头目们怪异的个性及醉生梦死的生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鞭挞了纳粹思想对于人的心灵的残害。

目 录

英译者的话	1
作者的话	4
早年	1
与贡特·匡特的婚事	16
大富翁的妻子	23
第8762号党员	39
玛格达的婚姻崩溃了	48
“大区区长”戈培尔	59
追求玛格达	65
情人和妻子	79
奋进的年代与幸福的婚姻	91
帝国部长的妻子	100
阴影的出现	116
炫耀与幻觉	129
孔雀岛上的欢宴	139
阴谋与策划	144
喜爱女色的宣传部长	157

芭萝娃丑闻	161
誓言与诡计	170
戈培尔失宠	180
一段插曲	186
无耻之尤	195
走向深渊	206
崩溃前的幻觉与现实	210
得而复失的自由	222
在最后的日子里	231
地下室里的末日	238
尾声	262

早 年

玛格达·理查尔，后来成为玛格达·弗里特兰德，再后来成为玛格达·匡特。三十岁时，命运使她与当时最狡猾的恶魔毁灭性地联系在一起。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起，这位可爱的女人就鬼使神差般地被那个疯子迷住了。

玛格达娘家姓理查尔。她和约瑟夫·戈培尔间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黑头发的矮子和出身良家的美丽的金发女人之间的吸引力竟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人终身没有分手。终于在1945年5月1日，一个阴沉的夜晚，俩人一同死在地下室里。

与此同时，傻瓜的天堂——虚无缥缈的“千年大帝国”彻底崩溃了。

玛丽娅·玛格达蕾娜·理查尔于1901年11月11日生于柏林的布劳大街。她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他温文尔雅，身材修长，衣着考究。他左眼戴着一付单片眼镜，夸张地讲，那是个典雅华贵，不同凡响的标志。理查尔博士家道小康，声名卓著，朋友如云。他书读万卷，路行万里，学识渊博。他对女儿十分钟爱，总是尽力使她能够享受一切。

她的母亲当时只有二十岁。娘家境况一般。据说她一度曾在莱茵河畔一家大饭店里当侍女。在智力与教养上她不如丈夫，但照管一个家却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她比丈夫更热心，更能体贴人。

不同阶层人的婚姻在早期双方尚可满意，然而社会地位的差异不久就会证明夫妇间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结合。他极少有时间陪伴妻子；她也为他的冷漠而痛苦。他把生意上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中魔似地想发大财，脑子里总是忙着思考新方法，新计划。可是他的妻子却仍旧怀有前一个世纪青年妇女对婚姻与幸福的浪漫想法，结果必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终于，在玛格达出生三年后，因为得知丈夫与别人通奸，她便做出了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决定——要求离婚。

理查尔博士此时的态度证实了自己的绅士风度。他轻易地承认了自己有罪。并痛苦地把孩子让给了妻子。他慷慨大度地承担起供养母女二人的责任。经妻子许可，他肩负起指导和监护玛格达未来的教育。这样，一直到他的女儿与约瑟夫·戈培尔结婚前，他一直指导并保护着她。尔后，理查尔博士才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芙豪·理查尔离婚了，但是她太年轻，太有魅力，不可能长久独身。离婚后仅两年，她就再次结婚，成为芙豪·弗里特兰德。丈夫是个大富翁。这使后来成为虐待犹太人魁首的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有了个犹太继父。他是孩子称职的第二任父亲。对小玛格达来讲，两位父亲是朋友。弗里特兰德缺乏教育，但他注重实际，聪明伶俐，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他为人亲切，热情

和善良。而地位高贵而冷漠的理查尔博士却恰恰缺乏这一点。小姑娘全心全意地爱着父亲弗里特兰德，他也满腔热情地回之以爱。由于他们夫妇没有生孩子，就更加喜欢小玛格达了。

约瑟夫·戈培尔生下来时家境并不富裕。在他生活的天地里，没有柔和的灯光，华美的家俱和厚实的地毯，也没有头戴小白帽的保姆照顾他。他的背景不如玛格达光彩。玛格达明显地出身于上流社会，而戈培尔却属于那种杂居在一起的、穷得可怜巴巴地、饿着肚子的社会阶层。他们收入很低，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需要。

戈培尔的父亲既不属于劳动阶级，也不属于中产阶级。他的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雷特一家纺织厂的工头，凭能力爬到体力劳动者之上。但戈培尔一家从未享受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他们在莱茵河畔的纺织城雷特的波林茨一尤根大街有一所小房子，但这并未使他们高出许多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仍在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孩子们将来需要过好日子，特别是生于1897年10月29日的最小的儿子。据说他生下来就跛了一条腿。^①

约瑟夫很快就显示出其聪明的天赋，成为父母的骄子与

① 作者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证实约瑟夫·戈培尔是生下来就是瘸子，还是象库特·里斯在他写的传记（《约瑟夫·戈培尔》1950年巴登巴登出版社出版）中所说：他以前健康正常，七岁时患骨髓炎，需要在左腿动手术，术后左腿比右腿短了8厘米。艾萝·匡特—玛格达·戈培尔的妯娌对此事也说不准，似乎戈培尔对妻子和亲友都没讲过造成残疾的原因。

欢乐。尽管身有残疾，但最终还是成功地脱离了烟熏火燎、单调乏味、悲惨可怜的出生地。他的双亲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送他去中学读书。他的父亲竟然梦想或许通过奖学金，能让他那聪明的儿子读上大学。

这个孩子在学校里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与众不同，健康的同学和他的两个兄弟都蔑视和嘲弄他（他妹妹很久以后才出生），约瑟夫由于强烈的自卑而伤心。他时刻都是他们无情讽刺的靶子。这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孩子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开始蔑视和痛恨每一个人，这种感情终生不泯。约瑟夫十岁时曾自我宣誓说，总有一天他会让人们知道他究竟是谁。他要比所有的人——健康的人，折磨过他的人——都强。他会做给他们看的。

可是开始的时候他只能独自忍受。他在书里寻求安慰，书是他唯一的最好的朋友。他越来越疏远了家庭、父母、兄弟，特别是同学们。他的内心深处正聚集着巨大的能量，使它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震动了世界。

玛格达五岁的时候，由于父亲的坚持被送到比利时。那时理查德也住在那里。两年后，弗里特兰德夫妇也搬到了布鲁塞尔。玛格达受到两位父亲的钟爱与照顾。二人争着去爱她。他们中，一人注重实际，一人强调教养与价值，但都有绅士风度。他们都能容忍由于共同教养孩子所带来的小小磨擦。通过与他们的接触，玛格达很小就具备了女性的那种适应不同人心理的本事。

弗里特兰德夫妇住在布鲁塞尔一所漂亮的房子里，那里

不断来往着富有而又文雅的人。她的父母没有时间过多地关心玛格达的教育，理查尔博士是个天主教徒，玛格达也曾受过天主教洗礼。在信天主教的比利时，富裕家庭都习惯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玛格达的信仰基督教的母亲和思想自由的犹太继父带孩子去了维尔沃德的乌素林修道院。

“圣心”的乌素林修道院是少有的要求最严格的女子寄宿学校之一，那里仍然实行着中世纪的习惯做法。每周要在澡盆里洗个澡。小孩子们在里面坐着，水齐脖颈。她们进出浴盆时，修女们敏捷地为她们换衣服，孩子们谁也不会看到自己裸露的身体。

比利时京城激动人心的生活有如月球般遥远。强烈深邃的信仰和不断的宗教仪式统治着一切思想和活动，外界的思潮与姑娘们根本无缘。学校当局教授大量知识，并绝对强迫整个人完全服从教会统治；它粉碎了弱者，迫使强者服服帖帖。严酷纪律的管教，使年轻的玛格达获得了她在最终的愁苦中极需的自制力。

玛格达在那个严酷闭塞的环境中度过了八年之久。她没有丝毫不愉快的感觉，因为在生活中服从信仰对她说来是很自然的。她在修道院中很受人欢迎，逐渐成了知名人士。她长得漂亮，象天使一般；发如淡淡的金丝，面似乳白的牛奶，蓝色眼睛象夜空的星星闪闪发光。她姿态窈窕，娇媚可爱，有如风中杨柳。虔诚的修女们把她看成天仙。玛格达思想很活跃，在教育上从不叫她们操心。她心眼也很好，从不专横傲慢。

只有到假日才是姑娘们从闭塞环境中解脱的时候。大门